

员)都是好人。我老伴二零零三年在省城捡到一万四千八百块钱，他在那里等了两个小时把钱还给失主。你们共产恶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他坐在原地等着，别人知道以后说老头你真傻，拿着就走呗。他说：我是炼法轮功的，要替别人着想，人家拿这么多钱肯定是要去办大事的。失主找来以后说，这样吧，你给我一万，剩下的四千多都给你了。他说不用了。都还给失主了。”

我继续给公安说：“你们能不能做到？如果我们国家每个人都学法轮功，那就是神仙世界，风调雨顺。现在你们把法轮功当敌人，所以这个国家灾难多。你们赶紧别抓法轮功，维护法轮功，你们就有好处。”

我又把书给他们看，说：“你们翻一翻，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字是反对共产党的？都是叫人做好人的，你们为什么听不进去。非要抓法轮功（学员），这是什么道理？”他们默默听着，没有一个人搭腔。我家客厅挂的中堂是同修画的普天同庆的三个神仙，中堂上面是师父的法像。他们七、八个人退出去的时候都是面对着中堂，双手合十，嘴里说着“对不起，对不起”。

第二天原来镇里派出所的人又来了。我说你们是不是看我没有给你们把真相讲彻底，又来听真相了。我说你们原来抓学员，抹标语，造了好多业。你们赶紧要认同“真善忍”，再不能做这样的事，记住“法轮大法好”，保护你们全家平安。他们都说好。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公安来找我了。

修炼真的不容易，一念不正就会出问题。这方面的教训也有。不好的东西要解体它，不好的心态、怕心要去除。我经常和同修切磋，每个大法弟子把自己的一份做好，就是助师世间行。

注：

[1]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见真性〉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法会特刊
(二)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六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理性》)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大法坚不可摧》)

安全访问明慧网

请用国外邮箱给 eo@aatt.co 发一封标题为 12345 的电子邮件，可获得最新破网软件，直接上明慧网。

明慧周刊面向广大同修，欢迎提供建议或反馈！

法会特刊（二）	2
“大姐，见到你我就恶不起来”	2
正念正行营救同修	7
在向内找中消除间隔	17
突破自我 打电话讲真相	21
沐浴在大法中	25
只要正法不结束 救人我就不停	33
绝处逢生 幸遇救人大法	35

法会特刊（二）

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大姐，见到你我就恶不起来”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师尊好！

同修们好！

最近一年，我在酒店当服务员，我谈一谈我是怎样在这个岗位上证实大法的。

我家在市区，是一个邻居介绍我到这家酒店的。邻居对我说：“这个酒店生意好，薪水高，活也不重。但是这个酒店可有要求，就是不要炼法轮功的。你可别象在家里这样，见到谁就讲法轮功，你到那，不提就是了。等会儿，见到大堂经理问你的情况时，你可别说是炼法轮功的，这样，我可不好交代。”我在心里说：酒店的要求限制不了大法弟子，谁规定的都不算。你给我介绍这个工作，也不是你说了算，这是我师父给我安排的。我对她笑了笑说：“我会那么傻吗？”邻居就笑了。

大堂经理是个女的，开始问我年龄。我告诉她我已经四十四岁了。她说：“怎么可能！你看上去也就三十来岁吧。”我说：

“确实是四十四了。”邻居说：“人家看的是面相，谁会问年龄，没准还当她没结婚呢。”经理也笑了，说：“也是。”

经理又问：“什么学校毕业？”我说：“小学没毕业。”经理犯愁了说：“你小学都没毕业，那打字你肯定也不会，怎么使用‘点菜宝’呢？”我说：“经理，这个可难不住我，我保证能学会，不就象按手机上的键盘吗？”经理说：“那好，你这两天在家学‘点菜宝’，学会了就来上班。”

这些年，大法的事，只要碰到，我就做，不会的就学。我感

对司法公安人员讲真相

我到现在都是在街上看书，光线好一点。一次有个公安的跑过来猛的一拍，说你怎么还在看这个啊。我说你是没看进去，你要是看进去了也舍不得放。他想收我的书，假意说，给我看下吧。我说不可能，你现在的层次就念“法轮大法好”就行了，只要记住，你就有好的未来。如果以后你要学，我还是支持你。他就走了。

一次我跟一个卖麻花的人讲“三退”。我问：你听过“三退”没有？他说没听过。我问：你入了党团没有？他说入了。我说太好了，你赶紧退了吧。我正说着，一个公安的路过，在旁盯着我看，我仍然对着卖麻花的人讲。我说这是保护你平安的，谁反对谁就是犯罪，大法是救人的。公安最后还是走了。我悟到只要你正，别人就钻不了空子。

我守着电话亭，每次有人打电话我就给他几张真相资料。一次有个人打了电话，我给他资料，他说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的，我就是抓你们的，马上可以把你带走。我说你怎么不讲道理，你凭什么抓我呢，我又没有叫你去做好事，我叫你记的是“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保护你的平安和未来，我是在做好事，你还要抓我，怎么不知好歹呢。结果他把真相资料拿走了。

还有一次我在看书，一辆警车停在我面前。我拿把凳子给那个警察坐下，给他讲真相。他说是去抓人的（不是法轮功），我说你只能抓坏人，不要抓法轮功（学员）。法轮功是宇宙大法，只有同化宇宙大法，才能有一个好的未来。我说什么，他都说有道理。我说你回去还要告诉你的家人和同事。他点头答应。

二零零八年奥运，镇里派出所和市里公安局的人，一起开着车子，带着铐子到我家来了。真相资料放在桌上没有收。我说：“你们是来听真相的吧，老伴快倒茶。”我就把资料给他们看。我说：“你们搞你们的奥运，不要干扰我们，我们法轮功（学

好”，保护你的未来的。旁边打牌的婆婆劝我说，你别怪啊，他不会说话。有一回一个打麻将的人阻止我讲真相，说你赶紧别说了，共产党这么强大，有枪有炮的，你们法轮功还能造了反不成！我说有枪有炮算什么，我们这是宇宙大法，大佛大菩萨，打雷闪电，还怕你个枪炮。有罪的人一个也逃脱不掉！旁边一个人又劝了，婆婆你别怪，他不会说话。同修都是站得远远的，看着我讲。我觉的我现在已经完全不紧张了。

在这边也遇到一些难关。一次我们到一个村子发资料，一个女人突然冲出来喊，你们法轮功好大的胆子，大白天的，传单都弄到家里来了。我发完了本来准备走的，一想不能走，赶紧回头，我对她说，我又没偷你的东西，又没要你什么，我是来保护你的平安的，现在人的道德败坏，灾难多，法轮功是来救人的，你看一下会得到平安，为什么要这样喊呢。她赶紧说，对不起，婆婆，我之前不知道。周围已经聚了很多，有人问，为什么要“三退”？我说“三退”保平安，讲着讲着，一下又退了六个人。我心想，幸亏没有走，这是师父要让我救人啊。讲真相，劝退了好多人，回来再学法，心里就踏实多了。怪不得师父要安排做三件事，三件事就象一台机器的各个部份，配合的很好的，反着来就不行，就象列车脱了轨一样。

我劝三退不会讲什么国家形势，我基本上用的都是土办法。有一回我对一个大队书记讲真相劝退，他很认同，还收了《九评》。他妻子从屋里出来，夺过他手上的《九评》放到院墙上，嘴里不停的说着不好的话。我说：你看你就没有你老公的悟性好，所以他当干部，你没当干部。这个书看了对你们有大大的好处，保护你们的平安和幸福。大队书记从墙上把书拿下来放到他车上，说很想和我多聊一下，现在要去开会了。

我和老伴一心一意学法讲真相，方圆十几里有九个大队，基本上都讲到了，九个大队书记退了八个。

到师父把我的智慧打开了，学什么，一学就会。当初学打字，因为不会拼音，我学的是五笔，很快就学会了。现在证实法需要学拼音，这有啥难学的？师父给我安排这份工作，肯定会让我学会的。这些年，我就是抱着这样一个心态去做事的，两天内，我已经能熟练的使用“点菜宝”了。

这个酒店在我们这很有名，整天人流不断。一个服务员负责一个房间。大堂经理让一个服务员带了我一天，第二天我就正式负责一个房间了。工作没几天，大堂经理就在晨会上表扬我说：

“人家金莲，第一天上班，就有人写表扬信，这是我当大堂经理以来第一次遇到的。而且，这几天，我发现金莲工作确实很称职，服务非常到位，比干了多少年的职工都出色。我们对客人一定要有耐心。有些顾客是不好伺候，可是人家不是给咱送钱来的吗？大家闲下来的时候，多和金莲交流一下，看看她是怎么服务的。”

酒店的服务员确实不好干，什么样的顾客都能遇到，有些人喝了酒，什么都敢说，说顾客不好伺候也确实是事实，年轻的女孩子都不愿做这个工作。可是我是修大法的，师父说：“只有最复杂的人群，最复杂的环境才能修出高功来。”[1]再说现在是正法时期，师父是让我在这个环境中救人的，我有师父看护，有真、善、忍的标准指导，再不好干的工作也能做好。我要在这个岗位上走出一条路来。

在这里，只要我的工作做完，就去帮助别人。和其他人相处的非常好。有个服务员跟我说：“姐，你怎么这么好？对谁都这么好。”我就告诉她我变好的原因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功。有的说：“姐，你使用的什么护肤霜？显的这么年轻。”我就告诉她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走的是一条返本归真的路。有的说：

“姐，你的精神头怎么这么足？怎么没见你说说过累。”我就告诉她，法轮功是直指人心的修炼功法，去掉了不好的执著后，人自

然会显得精力充沛。

这个酒店确实有不收法轮功学员的规定，可是当大家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时，没有一个人到处喧嚷的，她们都替我保守着这个秘密，没事时，就到我负责的房间里坐一坐。一段时间后，我介绍了一位五十多岁的同修去帮厨，厨房的人对她也是赞不绝口：没见过这么勤快的，咱干自己家的活也没有她用心，一个人顶好几个人用。她当然也给这些人讲真相，大家对她的信任真象一家人一样。有时，酒店搞个什么活动，我俩简直就成了大家的中心，大堂经理不止一次的说：“这炼法轮功的怎么这么好！看来总公司的这个规定是错的。”

酒店的员工接触久了，大家自然就知道法轮功修炼者都是个什么样的人，也很容易起到证实大法的作用。可是对于那些只有一面之缘的顾客来讲，就真的需要在他们用餐时智慧的去讲真相。这当然也有难处，我是搞服务的，人家来消费，自然要以人家为主。何况来就餐的，要么是一个家庭，要么是亲朋好友，要么是单位同事，他们都有自己的话题，怎么好插上话呢？但是我就坚信一点，来到我这个房间就餐的人都是与我有缘的，是师父安排的，肯定有我讲真相的机会，就看我怎么把握了。

一次，一伙很时尚的年轻人来用餐，男男女女，花花绿绿的。这伙年轻人真是无所顾忌，包括那些女孩子，也都是大呼小叫的。白酒、啤酒已经喝的很多了，有的说别喝了，再喝就多了，那个高个的男孩喊着还要喝。我就说：“别喝了，喝多了，对你不好。”他一怔，好象这不是服务员要管的事。可是我是真心为他好，他当然感觉到了，怔了一下说：“大姐，我听你的，你这是真关心我。”有个女的说：“大姐，你多大岁数了。”我一笑说：“我四十四岁了。”她惊呼：“不会吧，看上去你比我大不了几岁，怎么保养得这么好？”那个男的说：“要是这样，我得喊你大姨。大姨，我跟你说，只有我妈这样关心过我，可是

真有福气，这本书说的是宇宙的法，全宇宙的生命都在这里，看了生命就得到了平安。学生看了会开启智慧，考上一所好大学。他说入了团，我就给他退了，又有十几个学生也跑过来退了。这也是堂堂正正的威力。

我经常约同修一起去讲真相。有一回到一个村子，大部份人都在麻将室，剩下的都是老的小的，不能动的。同修问我，麻将室人多，你敢不敢去。我说试试吧。有个人看着我就说了，笑着这么好是做什么的。我说，笑的好当然是来做好事的。你们别光忙着玩牌，来听一听宇宙的真相，玩的时候玩，一会回去有空了就把这个真相册子拿着看一下。这个关系到你们生命的永远，记住“真善忍好”，你们会有很好的未来。这一下又退了六个，资料都发了，只有一个桌子没有要。

回来路上我就跟同修切磋，我说今天我们如果因为怕心不进去，这些人就丧失了得救的机会。过一会儿又看见一个老太太，我送一个护身符给她，说你念“法轮大法好”，自己的身体好，免的孩子操心。她说我的腿疼，一坐下去就起不来。我说你不要管腿疼不疼，只管念“法轮大法好”，我念一遍，她就念一遍，我走了，她还要我教她念，就跟着走了好远。我说你不是说不能走吗。她也觉的奇怪，以前是不能走的。晚上我做了一个很好的梦，满山的树上结了很多金黄的果子。我就跟老伴说，这是师父在鼓励我。

我们那有个爹爹，“七二零”以后妥协了，一直没有再炼。我觉的可惜，就拿了本书给他，鼓励他再炼。他一打开书就看见师父的像，眼泪就下来了。从新开始修炼以后，他还是有障碍，不敢对人讲真相，就希望我带着他。我们到了一个麻将馆，我就过去讲真相，三桌打麻将的人，都退了。有一次我们又出去，到了一家理发店的外面，有个人见了我恶狠狠的，说你笑的这么好做什么？我说，我是来告诉你好消息的，是来告诉你“法轮大法

子也退了，后来学校规定不戴领巾不让进教室、上操场。一天一个熟人看见我说，婆婆，您的孙子站在教室外面。我赶紧去了，发现那几个孩子都站在外面。我就去找值日生，是个高年级的孩子。我说：孩子，不能戴红领巾啊，这上面都是鲜血，有各种不好的信息，对你们不好，赶紧别戴了。为什么要强制戴，以前戴红领巾是要选的，现在一律要戴，你们想想，这正常吗？共产党是邪灵，是毁灭人的。我带着几个孩子，一路碰到他们的同学就劝退，那些孩子拿着本子和笔要留名字，一阵工夫就退了四十八个学生，两个老师。

我在外面讲真相的时候，出生几个月的不懂事的孩子也会对着我笑，隔壁家的小孩一学会走路，就老往我家跑，还有很多很多神奇的事情。我们几个退了队的小孩回家告诉大人后，大人说这怎么行，怎么能退队呢？赶紧去把名字划了！孩子们到我家说要把名字划掉，我去里屋拿记名字的本子去了，回到客厅，看见孩子们跪在我家客厅师父的法像下面了，双手合十，说不划了，不划了，你这里是真菩萨。

有一次，我看见一群孩子在玩，就过去讲真相，他们一看是法轮功，就说不能要，把资料都扔到地上。我就一边向那些孩子发正念，铲除他们背后的邪恶，一边对旁边的一个老太太讲真相。老太太很赞同我说的，不但退了，还说能不能帮我们家老伴也退了呢？我说要他同意才行。这些孩子就围过来了，说，婆婆，资料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我说孩子们真乖，记住“法轮大法好”，功课不会有困难，会考上好的大学，全家幸福。一下又退了十二人。

我炼功学法从来不是在家里躲着，而是在屋子外面，堂堂正正的，北京我都去了，回来也不用偷偷摸摸的，根本没那个概念。有一次一个高中生看我在路边看《转法轮》，就对我说，婆婆，我发现你总在看这个书，这书到底有什么好处？我说孩子你

现在她在外地打工，一年才回家一趟。我就感到你对我是真好。”我就给他们讲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对谁都得好。这伙年轻人的酒好象一下子都醒了，听我静静的给他们讲真相。

当然，也有插不上话的时候，我就尽心做好我应该做的工作。一次，有几位法院的人来吃饭，饭桌上很少说话。我该倒水时倒水，把汤分好后，给他们一一送上。他们不说话，我就静静的发正念。这么多年来，我也形成了这样的习惯，就是针对我接触的人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这伙人吃完饭就走了，我就收拾房间。一会儿其中一人又回来了。我以为他有什么东西遗忘了，就问他什么东西忘这了。他说：“良心差点忘这了。”他看我不解，就说：“我们几个是来开会的，我们参加过的饭局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服务员象你这样的，又热情又有分寸。大家推我回来给你写个表扬，不然的话，真对不住你，其实也是对不住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一听，这不是师父安排好让来听真相的吗？就对他说，我能这样做，是因为我是个法轮大法修炼者，也请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并希望他把我的这番话说给他们那几个同事听，当然也希望以后如果遇到法轮功的案件一定要凭良心办案，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他表示一定做到。

在这里各色人物都能遇到，包括一些黑道人物。这样的人讲起真相来也不是那么难，问题是我们的心要诚。一次来了一帮人，有十好几个，进了房间就大喊大叫的。有的喊擦凳子，有的喊倒水，有的喊把空调拉到最低。我不慌不忙，有条不紊的应对着。以前也听其他服务员讲过，最难伺候就是这些黑道人物，稍有不顺心，就连喊带骂的，有些还故意说些流氓话来侮辱人。

我稳住自己的心，不怯不惧，不停的发正念清除这些人背后的邪恶因素。心想：到这个房间来的都是我的有缘人，是师父安排让我救他们的，只要我的心不动，就能使外边的环境发生变

化，师父讲“相由心生”，我一定能使这个环境变好。

为首的是个黑脸大汉，他说：“服务员去拿几个火机来。”我说：“对不起，我们酒店不提供火机。”他哼了一声说：“去给你们经理说，就说老三要火机，让他给我们几个一人送一个来。”我退出房间时，就听一个人说：“真没见过世面，不知道爷几个到哪吸烟都不带火机吗？”大堂经理正在服务台，我去问她：“老三是谁？他打着他的旗号要火机呢？”她二话不说，赶忙拿了一把火机给我，还说道：“你要小心伺候这帮人，可别惹着他们。”

我进屋，把火机一人放一个到他们跟前。老三说：“你认识我不认识？”我说：“不认识。”他又说：“你听没听说过老三？”我说：“没听说过。”他问得盛气凌人，但我明显的感到我的心异常的平静。他白了我一眼，想发作，没有发作出来，就说“点菜”。我拿着点菜宝随着他说的按。他点了很多高档菜，但都是荤的。看样子还要不停的往下点，我就说：“荤的太多了，该够了，来个素的吧。”他看了我一眼，想了想说：“哪有服务员阻止客人高消费的？是我要的越多、你得的奖金越少不是？”其他几个人开始帮腔说坏话。我说：“不是，有钱也不能这样点啊。再说吃几个素的配合一下，吃起来不腻，不是挺好吗？”老三歪着头说：“你还别说，这话放到别人嘴里，说不准，我就大嘴巴子扇上了。但是我能听得出来，你是真为俺哥们儿好。那就听你的，点几个素的。”

吃了一会儿，老三问我：“你怕恶人不怕？”我说：“不怕。”老三说：“你看俺几个恶不恶？”我说：“不恶啊，这不都挺好的吗？”老三放下筷子显得很无奈的说：“哥几个，我今儿怎么恶不起来了？看到这个大姐就觉得人家是真好。”其他人都吱声，老三又说：“大姐，你说善好，还是恶好？”我说：“当然是善好。不但善好，真善忍放到一起更好。”老三噢噢了

安都带着手电，到处照，我们下来已经无处可躲了。我就发正念，我们有师父保护，你们看不到我们。他们的手电在我们面前照来照去，却没发现我们，只好离开了。我提着东西回家，一个公安突然跟上来了，黑暗中我掏出钥匙，一串钥匙也不知道是哪一个，随便拿出一个一插，就把门打开了，赶紧关上门，靠着墙就发正念，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铲除邪恶！那人在门外站了好半天，也没说话，最后还是走了。这条幅就一直在上面贴着，也没事。后来修房子，还能看见印迹。

再后来我又买了喷漆，我把脚一掂，就能喷很高，到处喷。派出所把我带到下面一比，说这个太高了，不是你弄的。有人拿石灰去抹标语，我就当面拿水把石灰泼掉了，说人生生世世造了很多业，所以会得病，念“法轮大法好”可以打掉你身上不好的东西，祛病消灾。这么好的东西，你把它抹了，岂不是做坏事么。他们听了也表示认同。

我有个外孙，老看我写“法轮大法好”，他也拿着粉笔在电话亭上写。有个小孩把他写的抹掉了，我外孙就追着喊，你这个魔。我就悟到，为什么小孩子在这里写，没有谁去管他，一个大人写，就会把你抓起来呢？因为这个小孩达到了纯净的状态，我们大人没有达到，所以总是容易被干扰。那些外面发传单的人，别人愿意接就接，不愿意接就不接，他的想法也很单纯。假如我们发真相资料也有这种心态，没有怕心，一定也不会有事。所以最后我就不晚上做，白天堂堂正正出来做。

我那里有个车站起点站，定点发车。每次发车前，我拿一把资料就上车，我说，你们不要看电视里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都是毁灭人的。我这里有真正的好东西，宇宙有成住坏灭，人有生老病死，你们看这个传单，保准有很好的未来。过年的时候人多，每天都要发几百张。

我给外孙把少先队退了，他就不戴红领巾了，其他同修的孩

一开始我们那里的真相资料很少，我就把挂历裁下来，在反面学着写“法轮大法好”，老伴到县城去买双面胶，我们就出去贴。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出去贴，也没带手电。眼睛只看着电线杆子，没注意地上有个大坑，一下踩进去就把脚崴了，当时感觉骨头已经散了，脱了，摸着一块块的。刚好对面有一个养鸡场，我就爬到门口敲开门，求主人骑三轮车把我送回去。一开始他听说我是炼法轮功的，还不敢送。我说我是做好事，教人做好人的。他说做好事怎么摔跟头呢。我说人都有业力，再加上我又没有做好，才摔了跟头。到了天亮，他用车把我送回家。

回来以后亲戚都叫我去医院，我坚决不去，拿裹脚布把腿层层包起来，腿都是黑的。同修来看我，都说这次我的腿如果能好，那才真是神奇。

通过这件事我悟到，我整天出去做这做那，耽误了学法，师父是叫我在家里学法。于是我在家里日夜看书学法。一大摞大法书，一本一本的看。有同修叫我去医院，我说师父一瞬间能造出一个宇宙，我这个腿算什么，马上就能好的，这是在叫我学法。我写了很多“法轮大法好”，让同修出去贴，有同修说一进门就看见我房里在闪光。就这样，一个月时间，我就能下地走路了。右脚的骨头是比左脚要鼓一点，一点不影响走路啊。这事传开了，听到的人都说太神奇了。

腿好了以后我又出去贴资料。因为我个子矮，贴的真相资料容易被人撕掉。我就想办法，发现用扫把可以贴的更高，就把扫把洗干净带出去贴，后来又用棍子接了一个加长的扫把，能贴的更高，别人也撕不下来。

一次有个同修从县城带回几幅特别大的字幅，有一两丈长。她和我商量，这么大的条幅能贴哪里呢，电线杆肯定是不行的。我说就贴在车站的楼上。晚上我们就到楼上去贴，用滚筒慢慢放下来，贴了五条。这时公安的摩托来了，把大楼包围了。每个公

两声，不说话了。其中一个说：“真善忍，那不是法轮功吗？你炼法轮功？！”我说：“是，我就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的。”老三说：“怪不得这么好！原来是炼法轮功的，法轮功就是好！”

几个人的话题又转到了算命上。有的说：“命这东西不信还真不行，我以前算过命，还真八九不离十。”另一个说：“屁，那是人家掌握了你的心理，说的都是来回话。算命的要是准，他怎么不给自己算算怎么发财？”于是几个人就抬起杠来。老三见状说了一句：“别争了，咱看人家法轮功怎么看这个问题的，我问一下服务员大姐。大姐，你说算命的可信不可信？”我说：“算命的肯定有他的道理，不然怎么能传下来这么多年？但是真人不露面，街上摆摊的只是懂个皮毛。我劝大家别算命，为什么呢？有一句大实话叫作‘算出好事来不到，算的坏了吓一跳’”。几个人都大笑起来：“还别说，真是这么回事。”

我又说：“其实预言也好，算命的也好，传下来几千年，都是为了惊醒今天的世人，让人们在末法末劫时能清醒的认识救命的大法。”于是饭桌上大家的谈兴又转到了法轮功上面来，我就随着他们的提问，把法轮功的真相该讲的都讲了。最后老三说：“哥几个，咱明人不做暗事，这法轮功可真好。咱不炼是咱的，人家炼是人家的。以后遇到法轮功，咱只有帮的份儿，最起码不能干对不起法轮功的事。”那几个说：“三哥这样说，我们都记住了。”还有一个说：“三哥，这就是我服你的地方，做什么事明明白白。”

以上是我在酒店当服务员一年来的体会。在此感谢师父对我的看护和鼓励，感谢同修对我的正念支持。我会更加精进，在正法最后的时间内做的更好。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正念正行营救同修

二零零八年七月份，邪党奥运期间，我们县许多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其中包括我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外甥。

一、正念抵制绑架、抄家

当时师父的《二零零八年纽约法会讲法》刚刚发表，我一连读了十遍，师父说：“现在这个流氓政权，整个国家政府，一直到国外的领馆，为了法轮功而存在。这么一部大机器陪着你们、烘托你们，破天荒哪有这种了不起的事。不装了，干坏事的流氓手段、下三滥手段都使出来了，看上去很邪乎，我说那是回光返照。（鼓掌）看着吧，往下看，这部戏就是这么演的。这段历史是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安排的，你们为什么不去唱这个主角？”

[1]

我学宪法后，耳边响起了一个人的声音：你师父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法正不正？迫害这么厉害，你还修不修？当时我坚定的回答：我的师父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为了成就弟子、救度众生，我的师父耗尽了自己的一切，不辞辛苦从东方走到西方，把大法洪传世界，我的师父不嫌弃我，不计我在历史上的过往之过，把我从地狱里捞出来，洗净我们、洗净我的身心，告诉我们如何做个好人，还要成就我们的果位。我们的师父当然是最好的人，传的法也是最正的。这么好的师父被诽谤、这么好的法被践踏、这么好的同修被迫害，我怎么能只想得到而不付出呢？作为师父的弟子怎能苟且偷生呢？走出去救人！我决定：依师父的法为指导，救度众生，营救同修，营救姐姐和外甥，别无选择。

一天中午，居委会的人来找我，要我写所谓的“四书”，我拒绝配合，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教人做好人的法，你们不要再搞这一套了，你们让我们写四书放弃修炼是对我们的迫害，你们也是违法的。你们要为自己和家人选择幸福和美好的未来。他们听了就走了。

妈坐牢，你非但不来看我，还跑到外面去玩。这不是看不看的问题，是德行的问题。你虽然读了大学，但是大学并没有教做人的道理。你如果相信了妈妈的话，顺应了大法，铁树也能开花，不需要你花多少钱。妈妈错在哪里？在大法中得了好处，大法蒙难，我如果躲在家里，还有没有道德？”儿子听着，一言不发，我说完以后，他突然掏出一千块钱，说：“妈，我错了，开始没有认识到这些。这钱孝敬师父，孝敬大法，孝敬我妈。”我很高兴，孩子终于明白了。后来不久他们就怀上了孩子。《九评》盛传以后，他爽快的退了党，还说服媳妇也退了。

去年教师节，儿子与同学聚会。晚上十点多我已经睡了，他打电话说，妈，我一会回来，你把外面的路灯打开。我赶紧出来开了灯，他回来了，车门一开，同时几个声音喊“妈，我回来了”。原来是他的几个同学，喝得半醉，这个说，妈，还认的我吗？那个也说，妈，还认的我吗？我说认的，认的，快进来。儿子说不进去了，马上就要走了，接着问他们，你们都入党了吧，赶紧把名字报给我妈，都退了。他们说入了，入了，赶快退了吧。儿子是专程绕回来给他同学退党的。

我女婿一开始不认同大法，我叫他念九字吉言，他说，江××念我也不念。我就对他发正念，对他的元神讲真相。后来他到我家里来，感受到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很感动，不但退了，还要了很多护身符去给他父母和亲戚。女婿的父母来找我儿子看病，儿子说还不如找我妈，开车把他们送到我这里。男亲家是老师，女亲家是大队书记，都是老党员，我就给他们看真相资料，讲三退，当时就都退了。

做好三件事 堂堂正正救村民

我们那里方圆几里的地方，家家户户都发了真相资料，讲了真相。出去之前我们先发正念，老伴骑摩托带我过去，我一家家地讲，他就去发资料。一个村子完了就一起回来。

自回家，晚上公安强行把我们带走，要送去看看守所。我就大声反抗，我们又没有做什么坏事，凭什么抓我们呢。三个年轻的警察连推带拉要把我弄上警车，我一动也没动，他们拉不动。我大声喊，他说你能不能别那么大声。我说：你们见不得人吗，我们光明正大的，你们为什么要晚上抓我们，你们专门为非作歹，那么多坏人你不去抓，我又没做坏事，为什么要抓我？他就哄我说，你陪另外一个法轮功进去住一个月，就放你出来，不会关你的。

到了一个月，把那个同修放了，没放我。有个犯人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不放你吗，已经批了你一年劳教。我说不可能，他们说了不算！我马上就会回去。很快有个管教找到我，说会有人找你，到时你别理他。我明白这是师父在借他的口点化我。办案人员录口供的时候，我不看他，也不说话。几个钟头过去还是一张白纸。最后关了三个月就把我放了。

我几次从北京回来，家里都是一分钱也没有了，同修送来一些米和菜，我又把小摊的生意再重新张罗起来，就在摊子边上炼功学法。

慈悲归正 亲人明真相得福报

我一家四口，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我在看守所时，儿子没有去看我，还和儿媳去香港玩了一趟。我从看守所出来后，儿子责怪我：“政府不让做的你非要做，你怎么回事？”态度很不好。我说：“我是妈妈，你态度注意一点。”他说：“妈妈怎么了，错了就不能说吗？”我说：“我没有错，我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你当年学医，本来是为了给妈妈治病的，妈妈生病，吃了你一分钱的药吗？我为了信仰坐牢，我错在哪里？亏你读了大学，怎么哪是好哪是坏还分不清楚？”他才不说话了。

儿子和媳妇一直没怀上孩子，花了很多钱都没有治好。有一次我就和他谈了：“儿子，本来我不想跟你说，但是不说不负责任。你的路没有走正。妈妈修了大法，一身的病痛都好了。妈

晚上，我从学法小组回来，有个好心人告诉我：“嫂子，你躲躲吧，今天晚上有行动，可能要抓你。”我丈夫没有炼法轮功，但他很正气，说：“你又没做坏事，咱怕啥，你进屋里去，我在门口等着，我看谁敢动你？”说完就坐在门口等着应对。

有了丈夫的支持，我心里踏实了许多了。这时师父点化弟子，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开始了，邪恶想考验我。我想：你们不配。我把大法书放在师父法像前，盘腿打坐，立掌发正念。

直到夜里十二点一刻，我丈夫刚进屋关上门。就听有人敲门，我丈夫就打开大门，一群警察大吵大嚷的进了院，喊着我的名字，叫我出来。我丈夫说：“深更半夜的，你们私闯民宅是违法的，我看你们谁敢动我媳妇，今天我跟你们拼了。”有个警察说：别这样，我们到屋里看看就走。然后他们到我待的屋转了一圈，象什么也没见似的，边说着“没事”就走了。

第二天我才得知，就是这天晚上，他们把我大姐从她临时住处绑架到拘留所，然后紧接着就闯到我家来了。

第二天下午，我和我二姐和外甥媳妇说好，一起去要人，我一手拉着一个，鼓励她们，师父就在咱们身边，有护法神护法，有天兵天将助阵，怕什么，怕的是他们，而不是咱们。我顿觉得自己高大无比。我发完下午三点正念，就往外走。她两个头前走了一步，我刚走到家属院第三排房时，一群警察进了家属院，我径直走过去，一个警察叫住我：请出示证件，你就是某某吧？打开你家的门。我们要进行搜索。说着六、七个警察就围了上来。

我紧张了一下，本能的大声喊道：“来人哪，有强盗哇！”院里出来了好多人，有的指责他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她可是我们院里的好人哪。我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清除警察背后操控他们干坏事、干扰他们得救的邪恶生命和因素。警察也是被救度的生命，决不允许他们对大法犯罪。

我对他们说，我炼功之前，肺结核、高血压什么病都有，是

个大药篓子，脾气暴躁，和丈夫打架动刀子，院里的人谁都知道。炼法轮功后我身体健康了，家庭和睦了。难道做好人也犯法吗？你们警察不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却对我们这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炼功人打家劫舍、拘留、劳教、判刑，甚至活摘器官牟取暴利！天怒人怨哪。现在天灾频频，就是上天在警示人哪。中共一向是卸磨杀驴，历次运动无辜杀死八千万人，就国家主席都可说杀就杀，何况你们这些警察呢？然后我又讲了大法洪传、天安门自焚伪案、贵州“中国共产党亡”藏字石等等。

其中一个警察头说：“你说这些我们都信，共产党一党专制，我们也没办法，都是为了混碗饭吃。打开门，让我们进去看看。”另一警察则恶狠狠的说：别和她啰嗦了，所长打来电话说再不开门就撬锁。我严肃的说：“你们哪个敢动！”我站在院里不动，他们也不敢动。我接着说：“你们警察干的好事老百姓都知道。你们公安局里有个人，数次迫害法轮功，死不悔改，后来乱搞男女关系死在车里了，你们都知道吧。”他们有的蹲下低着头一声不吭了。

就这样僵持到下午五点多钟，我丈夫下班回来了，一看就急了，老远就喊：“你们怎么又来了，昨天晚上就是你们吧？”他们赶紧否认：“不是不是，我们是派出所的。”我丈夫说：“不管你们是谁，我媳妇炼法轮功做好人没错，你们谁想动我媳妇没门儿。我上过煤窑，把死都置之度外了，害怕你们几个警察？”他问我：“他们难为你了没有？”他们又赶紧说：“没有没有。”并一再央求：“老兄，打开门让我们进屋看看，轻拿轻放，看看就走。”丈夫看看我说：“那就让他们进屋看看吧。”我就默默发正念。他们进屋转了一圈就出来了，并说：你的东西什么也没动。我说：“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善待大法有福报。”他们点点头就走了。

这样连闯两关，更加使我信师信法。

就把我接走了，在当地关了半个月回家了。

过几天师父的经文《走向圆满》发表了。我们同修就在一起切磋，决定十个人再去北京，于是找了一辆车准备半夜三点出发。但是不知怎么回事走漏了风声，十个人被抓了九个，一个个出门就被抓了。说来也很神奇，就我一个人没被抓，还成功到了省城。后坐七点的火车到了北京，遇上几个石家庄的同修，就在一起交流。这时有便衣混到我们中间，说我们怎么做呢，是打横幅还是喊“法轮大法好”呢。后来等他把我们带到警车里，才知道上了当。

送到派出所，我第一个进去，有个人拿着电棍过来。我当时不认识电棍，还想是什么东西，还带着火花。当时是夏天，我穿着短袖，他拿着电棍就电击我的手臂，一开始我没反应过来，第二下他又过来的时候，我就挡住了，说：“你邪了！你干什么？”他说：“你不是学‘真善忍’的吗？”我说：“是啊，我学‘真善忍’要拿电棍打，你们不知好歹，该拿什么打呢？”他无话可说，放下电棍就出去了。我跟着也出去了。剩下那几个学员就一个个进去了，都被打的很惨。

我后来才意识到当时挡那一下是正念，我反抗那一下，他就退缩了。这回也是关了几几天，我老伴的单位派人去把我接回来，送到当地的看守所。当地看守所人满了，就转到另外一家看守所。

非法批我一年劳教的决定书已经送到看守所了。管教来找我，问我想不想回去。我说当然想，我又没有犯法，为什么要在这里。他说如果想回去就要配合，跟着他们骂大法骂师父。我一听就说：“我从小就不会骂人，你们还要我骂我的师父。”他什么也没说，走了。过几天就叫我老伴把我接回来。后来我一想，这肯定是正念在起作用。

第二次将我劳教是有一次在街上，我和两位同修交流以后各

是，你不认识路，我和你一起去吧。我们就到了北京，去了以后一个人也不认识，一天下来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就在天安门周围转了一天一夜，就回来了。

到了“七二零”，又听说要上访，要到省政府去，我们就连夜弄了一辆车，到省城了。还在路上，车子就被截下了，在我和一位同修的掩护下，大家都脱身了。我们俩在派出所关了一天。后来中共给法轮功胡乱定性，我和几位同修又去了北京。没几天和他们走散了，落了单，又遇见一位湖北武穴的同修，他给我一个北京同修的联系方式。我找到他，然后一起去了信访办。

進信访办很不容易，层层设防，拉拉扯扯的。他先进去了，我们又走失了。我進去以后拿了一张单子，上面要填起诉的缘由。有个人说，你是不是要填单子，我帮你填吧（要收钱的），你要填什么？我说就写：“法轮大法好，还我们师父清白”。他说这个不能写，要掉脑袋的。我说没事，掉我的脑袋，不掉你的脑袋。他指着旁边的一个男人说，让他填吧。我找那男人，那男人原来是个便衣，便衣就把我带進去了，進了一间房子，好几个同修，一个个被拉進去，被警察打耳光，同修的东西都被抄出来，倒到地上。一连六个人，唯独我没有挨打。

又来一辆车，把我们送進号子去了。我一進去就盘起腿打坐，也不理别人。牢霸说，把腿放下来！我不理他。他就说，上菜！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有另外一个人拿着鞋底打我的头，打了半天我连眼睛都没睁一下，也不动，在心里默念“坚修大法心不动”[1]。牢霸就说别打了，对旁边的一个老太太说：“看看人家才是真法轮功，打你还没打两下，你就说打错了，我不是炼法轮功的。”我以前头部有神经衰弱的毛病，这么一打竟然好了，再也没犯过了。这一关算是过了。

关了几天，大家报了姓名地址都放回去了，只剩下我们几个人。管教叫我们报姓名地址。我就把儿子名字报了，当地派出所

二、到派出所、镇政府要人要物

我和二姐商量，我们先去派出所要人，我发出强大正念：彻底解体派出所另外空间阻碍众生得救、阻碍营救同修的所有邪恶生命和因素。我们刚走進派出所，昨天去我家的两个小警察撒腿就跑。我笑着上前说：你们跑什么？他们说：你追到这里来讲来了？我们的头上全是法轮在转呢，把我们转懵了。我说：“那好哇，就给你们起个化名，退了这邪党吧。”他俩点点头说：“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我借着找所长，到各个办公室里讲真相，看到所长我问：你就是派出所负责人赵所长吧？ he说是。我说谁谁是你们抓来的吧？他们犯了什么罪你们非要抓人？还有，听说你们把抢来的法轮功学员的财产据为己有是吗？他连连说不会不会，我们所里的警察不会干这个的，这样，你说说，我给你登记一下。我说：我外甥的自行车一辆、身上带的给孩子买奶粉的五百元钱，我大姐两台笔记本电脑，还有其它的，现在不太清楚，三姐台式电脑一台，还有其它的，记不清了。他说：我调查一下吧，如果情况属实，我会物归原主。你们明天上午来。

第二天上午，我们又去了派出所，接待我们的是位副所长。他让我外甥媳妇到他办公室去取钱，并打了收条，拿回被他们抢去的五百元钱。我一眼看见里边的大法书和师父法像，我毫不犹豫的推开门把师父的法像装進书包里，他们竟然没有发现。后来，我再来时，又拿回两盘炼功音乐带和一本经文。所长说：车和电脑找镇长去，至于放人我说了不算。

来到镇政府，门口严守，出入门必须登记，还要翻书包。我发正念，清除镇政府另外空间所有破坏大法迫害众生的邪恶生命和因素，不许他们翻我的书包。找到镇长，打开车库，推出了外甥的车子，当时，我看到里面有一张师父的大法像和一本《转法轮》。我上前拿起了《转法轮》大法书，被那个镇长发现，他一

把抓住我的手恶狠狠的说：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微笑着说：信仰自由是不是？他说：是，是。看到师父的法像不能被保护，我好心痛啊，我想，我一定把师父的法像请回。我每次来都给这位镇长讲真相。为了营救我的两个姐姐和外甥，一天来两次镇政府。

一次，那个镇长说：你再讲我就把你抓起来。我心平气和的说：你也是个官，你应该为老百姓说句公道话呀。你也是血肉之躯呀。比如你的家人被冤枉被抓起来，你会袖手旁观吗？我的亲人炼了法轮功遵纪守法，处处做好人。在家是个好妻子、好丈夫，好儿子、好女儿，在社会上，在工作中他们是个好公民。可是这些法轮功学员，却被抓、被劳教、被判刑、有的被活摘器官活体火化，政府和公安医院还把这些器官高价出售牟取暴利。他听后，感到很震惊，还问了好多问题，我一一回答，最后他表示愿意帮助。我说，你当官是因为你前世积下的福份，你善待大法，你的官会越做越大，他听后很高兴：你想要回电脑，去找610头子，还有，你赶快要人去，听说几个劳教指标里就有你的亲人。

三、去610要人

出了镇政府，我就开始找县委610。之后一位被抓同修的女儿也带着孩子和我一起去610要人。一路上背诵师父的诗：“慈悲能溶天地春 正念可救世中人”[2]。来到县委大门口，也是把守森严，不许进去。我和门卫说：我的三位亲人因修炼法轮功，被抓起来了，我的大姐在里边血压很高，身体状况很不好，我们是来要人的。一位门卫说：共产党要完蛋了。另一位门卫问：你认识610头目吗？我说不认识。他说：你看我的眼色行事，他的车来了你就跟过去。后来，这个门卫也退出了邪党。

见到610头子，我们要求放人，他几次威胁我说：你要再来我就把你抓起来。我不被他的表面邪恶所吓倒，就是一味的给他

一开始是偷偷的学，我还不知道。我做饭的时候，他偷着看，我发现他不藏书了，就让他看。得法的时候他还没有戒烟，他抽什么烟都没有味道，先以为烟变味了，后来换了好烟，还是没有味道，最后终于明白是师父在给他戒烟，于是烟和酒都戒了。

一起学法的同修中有一位是老师，她总是跟我说《转法轮》她又读了一遍。我很羡慕，也很着急，心想，这是修炼，我光炼动作，不学法，怎么修呢？人家这么快就读了一遍，我又不认字，怎么办呢。师父啊，我该怎么修呢。我就哭了，哭着就睡着了。梦中我盘着腿（那时我还不会打坐）把《转法轮》拿着读，一下就把《论语》背下来了。兴奋中我就醒了，从此再读就容易多了，只有很少的字不认识，以后才明白这是师父的加持。

有一回老伴问我：你每天炼功能打坐多长时间。我说腿酸，只能坐十几分钟。他说那你还不如我，我能坐半个小时。一开始他不出去，不和任何人接触，感觉象不好意思见同修。后来师父的经文到了，大家要在一起交流。他就说再不能一个人在家炼了，要出来。于是干脆把单位的一间房子打扫干净，席子垫子一张罗，把大家请到这边来一起学法。全镇的学员都组织到一起了。

否定邪恶安排 堂堂正正上访

到了一九九九年四月，突然当地政府说要收（大法）书。我很不愿意，但把重复的两本书交了。到了“四二五”，派出所通知不让炼，当老师的那位同修就跟我说：国家不让炼，算了，别那么认真。我说：你听国家的做什么呢。她说胳膊拧不过大腿。我说：一开始我还羡慕你读书读的快，亏你天天读，怎么到现在哪是胳膊哪是大腿你还没弄明白，这么大的宇宙大法，一个国家跟他比算什么。我说你不炼是你的事，我还要炼。

过几天听说有人去北京上访，我就说，我们都是宇宙大法的一份子，都从中受益，人家能去，为什么我不去呢。老伴说，也

香烧下去，不然出门三步，全家人五马分尸。我们在家修了一个小佛堂，供着佛像。有一次我在佛堂跪着念经，半天起不来，老伴回来了，我说，你快过来，我起不来了。他把我抱到床上去，躺了半天才起来。

我接触法轮功是缘于一位当医生的朋友。她和我住在一条街，之前我们一起炼了好几种气功。有一天她找到我，说她找到了一种特别好的功法，叫法轮功。那是一九九七年，她说你还是跟我一起炼吧，这是真正的师父。我说哪知道是不是真的呢。她就不停的劝我，我说怕象以前一样搞砸了。她还是不甘心，叫我到炼功点去，我就去了。我只上过两年小学，再加上四十年多没碰过书，认识的字很少，她就读《转法轮》的《论语》给我听。我当时还没听懂，就开始流泪，不能说话，不停流泪。我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书里的内容无形中感动了我？于是，我说你把这本书送给我吧。她就给我了。

后来我们去村子里的稻场集体炼功，我不能走那么远（因腰椎无法受力），就带一个布袋子，走几步，在袋子上面跪着休息一下。走一路，跪一路。炼功的时候，五套功法下来，有四个抱轮动作，每抱一个轮我就跪一下，疼的汗直流。就这样炼着炼着，腰就好了。

我一直有抽烟的习惯，修炼后就把烟戒了。后来炼了半个月左右，我读到师父讲的“不二法门”，赶紧把菩萨像抱到后院，烧的烧，摔的摔，都清理掉了。有个村书记看见了，说：你好大的胆子啊，你不怕吗。我说：不怕，这都是不好的东西，我修的是真正的大法。

慢慢的老伴发现我变化很大，从前不能站久，不能弯腰洗头，现在都没问题了，而且烟也戒了。他就好奇什么功法这么神奇。由于当时他这一念很正，于是就在我得法的那一年，他也得法了。之前因为他藏过我的《转法轮》，他还有些不好意思，他

讲真相。我说：你一天不放人，我就天天来找你，直到你放人为止。就这样，我每天往返镇政府、公安局、610，走到哪里，就把真相讲到哪里。

后来我再去610，610头目从楼上看见我就躲起来。我就发正念清理他背后的邪恶生命和因素。我从门卫得到他办公室的电话，就给他打电话，接电话的人说：主任不在，你改天再来吧。我说：我大姐在拘留所身体状况很不好，再不放人，出了人命他承担的起吗？他赶紧说：那你到办公室来吧。我到办公室给他讲了法轮大法洪传世界的情况，告诉他：我的大姐右肾肾结核被切除，一九九五年左肾也衰竭了，医院都判了死刑了，炼了法轮功后身体健康了。我大姐在单位、在社会上总是乐于助人，是有口皆碑的好人，要求尽快放人。他听完后做了登记，并表示一定尽快把情况告诉主任。

之后我就自如出入于公安局、政府和县委了。一次我又去610要人。门卫告诉我，镇长领着几个村支书去了610。我赶紧追上楼去了。我站在门口发正念，这时，610头子可能有所感觉，他突然把门敞开，我走了进去，说：我来的正合适啊，你们都在这里。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610头子“啪”一拍桌子：再说你给我出去。我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笑了笑说：“你急什么，气大伤身。我的三位亲人被你们关着，我都没急，你急什么？”他气急败坏的说：你们吃着共产党，喝着共产党，还反共产党。我说：“我们老百姓是靠自己的双手创造的财富养活自己的，还得交粮、交税养活你们。我们家有高血压的病史，如果我大姐在里边不让她炼法轮功，也不放她，一旦出现生命危险，你们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其实我知道，是因为你们不明真相才抓人的，如果你们明白真相，叫你们抓你们也不抓了。”当时610头子气的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我今天要不抓起你来，我就不姓我这个王。我正视着他：你不会这样做的。最后他拿起电话向门卫

大吼：以后不许这个法轮功再来了，你们再放她进来，我就处置你们。后来这个610头目调到其它单位去了。

当时同修被抓的被抓，不在家的不在家，我就走出去和同修交流，鼓励同修要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走出去，助师正法营救同修。鼓励同修的家人堂堂正正去要人。那些长期没有家人找的同修，被加重迫害，有的被劳教。当时揭露被迫害的真相，一夜之间贴满大街小巷，就连派出所的抽屉里都塞进了真相。

四、去拘留所要人

我每天去拘留所要人，讲真相，近距离发正念。但是他们拒绝我会见家人。一次我拦住拘留所所长的轿车，要求见人，并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他不但不反感，当时就说：“法轮大法好！”还说：“以后别说要求见人了，得要求放人。”啊，师父在点化我。

我每次学法、发正念时，总是叫着同修的名字，让我们一起同化大法，清除邪恶。为了鼓励里面的同修，我就在拘留所的大门口喊姐姐和同修们的名字，里面的警察疯了似的跑出来围上我，威胁：你是不是也想进来了？我心平气和的给他们讲真相：

“请你们理解我，如果你们的亲人被冤枉、被抓，你们是什么心情？我诚恳的要求尽快释放我的三位亲人。”后来我再喊时，他们也就不那么恶了。

一次有个副所长说：要想见你大姐，先给你大姐交生活费。我说不交。他说：少交点也行。我说：“一分也不交。我的两个姐姐和外甥在家待的好好的，你们强行把她们抓来，别说交生活费了，我还和你们要赔偿费呢。他们要在里面有个好歹，我就把你们告上法庭。一切后果由你们自负。”后来他们再也不提交生活费的事了，还破例让我见到了大姐，三姐的电脑也还给了她。

被关在拘留所里的同修也做的很好，写控告状的写控告状，劝三退的劝三退，还从里面捐出三退名单。后来，拘留所的同修

你回神的天国世界吗？她一听有道理，答应“三退”了。

总之这些年来，讲真相救人中，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有的时候真顺利，一讲就通，有的发自内心感谢。我想这些人都是等我们来救度的，是师父给我们铺好的路。也时常遇到一些不接受的，甚至反对的。前几年就遇到这么一个老人，我给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还骂我：你瞎长这么大岁数了，不知好坏，穿共产党的、吃共产党的，还反对共产党。我和同修看他这样不和他争执。我们也不灰心，也许他缘份未到，也许是我们哪颗心没去，障碍着。所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就得多学法，向内找，快点提高上来。

讲真相救度众生是师父告诉我们要做的，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我们就应该做好。

别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决心就这么天天去讲真相，讲多少都行，当然要抓紧时间多救，救多了别欢喜，救少了别灰心，只要有这颗救人的心就行。师父就看我们这颗心，只要是正法不结束，在救人的路上我就不停。

绝处逢生 幸遇救人大法

文 / 湖北大法弟子

绝处逢生 幸遇救人大法

我一生命运坎坷，十岁落水昏死了一天才醒过来。二十岁父亲去世，又哭的昏死了一天。三十一岁从汽车顶部的行李架上摔下来，又昏死了一天，留下腰椎滑脱的病根。我原来是一身的病，两只眼睛是白内障，看人只看得到影子；鼻子里长了一个慢性肿瘤，不能碰，连脸也不能洗；因为神经衰弱，头一侧就疼，只有耳朵是好的；腰椎根本不能受力，在床上躺了半年，感觉活着还不如死了。

因为身体不好，不知道信了多少歪门邪道，后来还到庙里皈了依。老伴也跟着一起去了。我在菩萨面前发了毒愿，要永远把

方面的材料我都看。只有学好大法，才能修好自己，讲真相才能带有大法的威力，我们才能时刻保持正念。发正念力度大，才能救人。学其它有关参考资料，是为了充实自己，出去讲真相心里有底，不易被对方问住了，影响救人效果。

我开始也是从熟人讲起，亲戚大部份都退了，同事退了一部份，邻居也有劝退了的。讲着讲着，胆子也大了，怕心也没了，遇到生人也敢讲了。我开始独自一人去讲，后来和同修搭伴去讲，一上午都在街上，每天需要走很多路，八十多岁了，身体一点都不觉的累。

讲真相有的时候很顺利，一讲就通，一讲就退，很多人发自内心的感谢我们。有一次给一个人讲真相，看出他很高兴，痛痛快快的“三退”了，一个劲的说：“谢谢你，谢谢你！”我说别谢我，谢我师父，他马上说那就谢谢你师父。

还有一次给一个男士讲真相，他不但“三退”了，还想要学大法，修大法。我就赶快去给他请书，准备师父教功录像给他送去，他很感激。

前些日子遇到这么一件事：一个乡下妇女来卖货，我给她讲真相她怎么也不接受。我说：你看我都八十一岁了，这么大岁数的人能出来骗人吗？她说我不相信你八十一岁了，说我在骗她。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不说真话有罪，我也修不成。她还是不信，就找跟前一个熟悉我的人证实，那人说是真的，她才相信。她说炼功还能使人变得年轻？我说对！我告诉她在刘伯温的烧饼歌中，刘伯温告诉朱元璋说：大变小，老变少。她说：俺学也来不及了。我说：来得及，你回去先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管用。她说我回去就念。

在救人中，确实遇到些难救的。一次遇到一个信基督教的人，我给她讲真相她不听，她说就一个神。我说你信一个神，那为什么还信共产党？你信共产党你那神能要你吗？你信的神能接

除我大姐被留下，都被送到洗脑班继续迫害。

办洗脑班的当天，我就去找镇长了，他说：“我们也不愿意干这事，这些天，我们吃不好、睡不好，连家也不让回去，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找人找的这么紧，是怕你的亲人被活摘器官吧？”我说：“我们不希望你们对我们的亲人使用酷刑，不希望把他们送劳教、不希望被活摘器官卖了钱。现在江泽民、罗干等迫害法轮功的高官们都被告上国际法庭，我们不希望你们将来也被告上法庭。”

后来我再去，镇长和警察看见我都很客气。一次镇长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你不会迫害我吧？”他说：“不会。我觉得你应该注意，现在很紧。你很正。”我说：“你看我正，是因为我的师父正，大法正，是因为我在正法中修炼出来的正念正行。我们的师父远涉重洋，从东方走到西方，把大法洪传全世界。为了救度众生，为的是让众生远离灾祸。”

一次在半路上碰见那个领着警察到我家去的那个大队长的妻子，我给他们全家做了三退，他妻子双手合十表示感谢。再一次见到她时，她说：“我丈夫明白真相后，提前退休了，说是再也不干那个伤天害理的事了。”

五、去洗脑班讲真相、营救同修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份以来，当地县政法委、610、公安局为迫害法轮功，办了不低于十次洗脑班。那里充满了恐怖充满了血腥，洗脑班的帮教不许大法弟子学法炼功，不许发正念，不许与外人见面，对大法弟子实施拳打脚踢、罚立站等迫害。

这次在他们办洗脑班的头一天，我就去了。那里对外挂着“军事基地 闲人免进”的牌子。我看门是开着的，就直接推门走进去了。看到了同修和一群帮教。帮教问我：怪了，你是怎么进来的？又对着门卫说：是你把她放进来的。我说：是我自己推门进来的。一个头目手里摇着小扇子，恶狠狠的威胁我说：我们

刚搬过来就被你发现了，明天要上了明慧网，看我们怎么着你。当时我就发正念灭他背后的邪恶。我告诉同修们，外面亲人都惦记着你们呢，希望你们早日回家。

之后我再来，他们就把大门锁上了。我就从小后门隔着栅栏和他们讲真相、发正念，几十个帮教围过来听我讲真相，有的威胁我，有的听了点头。

就这样外面同修发正念，及时上网曝光，洗脑班很快解体了，被关的同修们都回来了，遗憾的是，部份大法弟子被非法劳教了。大姐还被关在拘留所。

六、师父赐我天胆：正念打开拘留所的门

过了几天，公安局打来电话，说让去拘留所接人。我打了个出租车，一路发着正念去了拘留所。我刚进拘留所的门，那个邪恶的副所长就把大门锁上了，说：写个保证书才能走。我说：保证什么？你保证我大姐不炼功就不生病了吗？如果犯了病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他喊道：所长，她不写保证书。所长说：不写就放人。他们打开小门，我和大姐收拾东西，我刚出小门，那个副所长就在小门上挂了一把锁，又把大姐关在门里，说：让她自己写保证书，否则，别想出去。

当时，我就感觉师父赐给我巨大的力量，我厉声喊道：“你们想要干什么？把门给我打开，放她走！”他们都被震住了。我上前一把就把大锁扯下来，扔在了地上，拉起大姐就往外走。所长哈哈大笑，说：“好，打开大门，放她们走。”我拉过大姐说：“大姐，我看看你身上有伤没有？他们有没有难为你？”那个副所长不打自招地说：你问问她，我打她了没有？我说：“善待大法得福报。记住法轮大法好。”就这样，我堂堂正正从拘留所把大姐接回了家。

两个月的正邪大战呐，都是慈悲的师父扶着我正念正行走过来的。

大弟弟下班回家知道了母亲的变化，由衷的说了句：“看来这功真管用”。

伺候母亲这些日子里，因为晚上睡不了觉，家人们都累的快病了，唯独我，昔日的病秧子，多日连轴转依旧神采奕奕，容光焕发。只要我在家，我就成了照顾母亲的主力。全家人无不佩服大法的超常。

以上是自己在大法修炼中的体会，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叩拜师尊！

谢谢同修！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境界〉

只要正法不结束 救人我就不停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敬意口述 同修整理

我今年已经八十一岁了，是一个大法老弟子。得法前我一身病，在修大法中不知不觉的全好了。我从心里感谢师父，所以我在任何形势下，在任何魔难中，对师对法从没动摇过，就一念坚信师父，坚修大法，金刚不动，一修到底。

这几天看同修都忙于写交流稿，我也想写，心里着急，就是不会写。但我还是决定写，我口述，找同修帮我记录、整理。

我重点向师父汇报一下我是怎样讲真相救人的。

自从师父告诉我们要做好三件事、要讲清真相救人时起，我就天天去街上讲真相救人。我想我的好身体是师父给的，我不出去讲真相在家坐着，对不起师父，在家根本也坐不住。

讲真相救人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讲不好就把人推出去了。这个人要是因为咱没讲好真相他没能得救，那可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就多学法，每天上午去讲真相，下午在家学法。有时参加小组学法，有时自己在家学。《明慧周刊》、小册子，有关大法

过师父讲法，也明白真相，如今母亲磨难中，只有大法能救母亲。母亲看到我回来了，眼神里流露出一种期盼，象盼到了救星一样。我知道母亲的心思，盼着师父救她，于是我跟母亲说：师父保护的是修炼人，你想修吗？我鼓励母亲，母亲点了点头。我教母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要诚心诚意的念，同时我发正念清理空间场，清除迫害母亲的一切邪恶。稳定了几天，我鼓励母亲：自己主宰自己的身体，你的胳膊，你的腿，你的嘴，你让它们听你的支配，从今天起你用嘴喝水、吃饭，有师父看护，你不会有危险。母亲很配合，用信任的眼神看着我，一滴水一滴水艰难的往下咽，我用温和的目光，一个点头，一个微笑的鼓励着母亲，弟妹看到了我给母亲喂水，担心的说：你真胆大，要是呛到肺里，有生命危险。我告诉弟妹，我会把握的，不会有问题。大弟弟知道了，急了，说我：你可别乱来，呛了可了不得。她们不在时我照样让母亲锻炼正常喝，同时求师父加持。不几天母亲能正常吃饭了，弟弟不再说什么了。晚上母亲不能睡觉，弟弟陪床很疲劳，我俩一起值班时，我一放炼功音乐炼功，母亲就能踏踏实实的睡会儿觉。每天如此，一向反对我修炼的大弟弟这回却没说我什么。

我要堂堂正正开创修炼环境，尤其在大弟弟面前（他当过地方“六一零”主任）多少次给他讲真相，都被他尖刻的语言挖苦一番。我知道大弟弟本性很善良，他很清楚共产党的邪恶，他是害怕我受迫害，害怕他受到株连。

母亲出院了，我每天精心照料，坚持学法、炼功，鼓励母亲一只胳膊也得炼。一天早晨我正炼功，突然听到母亲激动的喊着：“师父管我了！师父管我了！”原本不能动的那条腿有知觉了，能弯曲了，母亲激动的说不出话来，在场的小弟、小侄子目睹了这神奇的一幕都很激动。我们扶着母亲坐在沙发上，全都自发的随着优美祥和的炼功音乐和我们一起炼了“贯通两极法”。

[1]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零八年纽约法会讲法》

[2]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法正乾坤〉

在向内找中消除间隔

文 / 山东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我把向内找消除间隔的一点体会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如有不足，请同修指正。

一、向内找消除间隔

我在我们本地负责一片的机器维修和一些配合证实法的工作，经常接触一些同修。在修口这方面我特别注意，在去同修家修机器或交流时从不问同修个人信息，更不愿同修知道我的个人信息，这是对法负责，也是对同修负责。

前一段时间也就是高考期间，我接触的一同修家的孩子高考。这位同修去接送孩子高考，接触一些高考生，同修给这些高考生破网软件，学生都愿意要。因为高考就三天的时间，第一天同修就发完了自己手中的破网软件光盘。傍晚这位同修跟我要，因为我当时手中没有这份光盘，就请我身边的一位同修给联系有光盘的同修，约定当天晚上叫有光盘的这位同修给她送去。

时隔一段时间，一天这位要光盘的同修找我有事，我们约定在一地点见面，谈完了事后说起前段跟我要光盘的事。她问我：你认识这位有光盘的同修吗？我说：见过几次面，不熟识。她又告诉我，有光盘的那位同修问她：你在哪个单位上班、干什么、在大法中干什么项目等有关事情，我以为你们熟识，我都告诉她了。

听到这些后，我当时心里就炸了，火就上来了，很生气的埋怨她：你怎么能告诉这些呢！我以前多次告诉你不要随便泄露任

何同修的个人信息，你就不听，（以前有过类似的情况）以后有事不要再和我联系了。当时她也觉的不对了，就说：我以后不找你了。就这样我们不欢而散各自回家了。

在回家的路上，师父的一段法在我脑中显现：“修炼中没有任何无缘无故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出现的不正确的状态和不好的人的行为的时候，那就是针对人心来的。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没做好就会被钻空子，也许在这方面需要这样去针对，才出现的。”（《二零零九年华盛顿DC国际法会讲法》）

表面上是这位同修不应该这样做，不符合师父在法中的要求，但根本上是我有人心，同修才在我这表演。我向内找发现自己有埋怨心、恨心、瞧不起别人心、自大心、显示心、比别人强的心、怕心等这么一大堆人心。我立即发正念，彻底清除这些不好的人心，不要它。我怎么能这样对待同修，对同修发火，这是修炼人的状态吗？认识到后，第二天我正要给这位同修打电话叫她过来给她道歉，她说：我正要找你，咱俩谈谈。我们约好了地点，一见面她就说：自己太差劲了，太不修口了，以后一定要注意。我说是我不好，我有人心不去才出现的这些现象，我应谢谢你，帮我去掉了这些不好的人心，更不应该对你发脾气，以后我们要好好配合，哪有不足善意指出，只要我们做正，谁也不敢迫害我们，共同做好师父让我们做的三件事。

今年神韵光盘下来后，我们就抓紧时间制作，因为神韵晚会是师父亲自带领大法弟子为救度众生开创的一个救人项目，具有法的内涵，所以我们不能忽视任何一个环节。从购买光盘、刻盘、打印光盘、封面、打印外包装封贴、还要装盒这几套工序不能一个同修完成，需几个同修配合共同完成。刻光盘是一个同修，我和另一同修打印封面到装盒。

前几天刻录光盘的这位同修打电话叫我去她家，我一进她家的门，她就板着脸说：怎么还没有拿光盘来，耽误了大事。我

神奇，非常相信大法。在邪恶对大法弟子残酷迫害的时期，姐夫都敢维护大法，向人们讲真相，因此姐夫也得了福报。

有一天姐夫与人相伴到山区送货，两个骑着摩托车并排在很窄的山崖上快速行驶着。突然一辆大货车挂住了那伙伴的车把，在这紧急关头姐夫往外摔倒，伙伴才有可能得救否则伙伴会被货车轧死，可是姐夫要摔倒如果把握不好，就会掉入悬崖没命了。姐夫是个很仗义的人，关键时刻想到的是别人，自己把心一横把眼一闭，摔了出去，给伙伴创造了个逃生的机会。等他爬起来一看同伴脱险了，他自己的皮鞋磨破了，裤子、棉裤、秋裤全破了，膝盖在流血。嘴里全是沙子。不得不在床上躺着。姐夫是个躺不住的人，腿疼的动不了，索性就听姐姐的话翻开了大法书《转法轮》看。姐夫对我说，他一看书，书中的每个字都活了，都是一个个特别精神的小绿人。我告诉姐夫，我说你与大法有缘，是师父保护了你，你的善良得到了福报。姐夫非常认可。

还有两次危险的经历，大法都给他化解了。一次在一个小工厂干活，他看见工厂的路上有两根电线挡着路。他怕别人绊倒，想把电线挪开，刚刚把电线拿在手里，突然通了电了，瞬间手上冒了一个大火球，把他吓坏了。可没出现生命危险。还有一次去乡下送货，摩托车摔到一块大石头上。一下子把他栽倒了，也没碍大事，第二天听当地人说那个地方老出事，就在此处一个小伙子撞死了。这真是一人炼功全家受益，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

大法弟子在常人中的言行就是真相，有时行动胜过语言。

母亲得了脑血栓，很严重，住进医院，拴住了舌头，半身不遂，不能吃饭不能喝水，说不清话，从鼻子里插管。我们姐弟几个轮流伺候，二十四小时看护着。快一个月了也没好转。我们家里人都做了最坏的打算。老父亲伤感的说：只要你娘把管子拔掉能正常吃饭我就知足了。我想母亲在我家看小弟孩子那两年也听

看到另外空间的花是透亮的粉红，连花蕊都很清楚，还看到了天兵天将穿着铠甲，手里拿着兵器，恶狠狠的指着他，他马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个天将马上象通了电一样，一股蓝光化掉了。还看见了穿着白衣裙的菩萨，还看见了江泽民，穿着绿军装，他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江泽民瞬间变成了驴。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用我在大法修炼中的认识和他交流了自己的体会，启悟他的本性，他明白了很多。

在党文化的洗脑中，中国人被“搞政治”弄怕了，所以对大法弟子劝“三退”很不理解，认为是跟共产党对着干，有政治目地，弟弟也如此。我每次讲到“三退”，他马上就急，说：“你说祛病健身我能理解，我都看到了你身体确实变化很大，但是整天跟人说这些，这不明摆着跟共产党对着干吗？太反感了！”所以他一直不退。可自打经常看真相资料后，他变化很大，突然有一天弟弟跟我说：给我退了吧，我想通了，我真正明白了，这共产邪党真不是个好东西。我很为他明白真相抹去兽印而高兴。

还有一次我把“真善忍”美展中，“誓约”那张画打印出来贴到了弟弟的卧室，他下班回家还没走到屋里就说，怎么觉得今天家里这么亮堂。我说，你到你屋里墙上看看。他说就是这幅画使屋里变亮堂了。

姐姐家在农村，生活条件很差，生了四个女儿，整天盼男孩。在中国农村没男孩在村里受欺负。这种重男轻女也是人类道德下滑的恶果。四十岁上她又怀孕了，为躲避那些计生办的人，不得不东躲西藏，终于生了个男孩。可是身体从此垮了，满身是病，生活都快不能自理了。

幸运的是，姐姐得法了，当听师父《济南讲法》录音听到第四天的时候，晚上师父就开始给她清理身体。她一直流鼻血。一个几乎不能活动的人，能下床跑了，非让她小女儿追着她跑。从此家务活、田里十来亩地的活都能干了，把姐夫高兴的直夸大法

说：这要几道工序，不能说要就能一下完成的。她说：人家能发咱们就不能耽误。我说：是这么回事。嘴里这么说，心里就不平衡了，心想你光刻录这一道手续，我们还要好几道手续，心里愤愤不平，就走了。

回家越想越不是滋味，向内找吧，发现自己有严重的不愿让人说的心、爱面子的心，不平衡的心、辩解心、看不上这位同修等人心。

师父在《洪吟三》〈少辩〉中说：“如遇强辩勿争言 向内找因是修炼 越想解释心越重 坦荡无执出明见”。

同修不也是为了让能发光盘的同修多救人吗，我还解释什么，关键时刻就想不起自己是炼功人，太差劲了。找到就发正念去掉这些不好的人心。以后在不耽误学法的同时，合理安排时间做好自己份内的事，不耽误同修救人。接受同修提出的不足，完成好在救度众生中自己承担的各个项目，不辜负师父对弟子的重托。

二、在修炼中时刻要用正念

我们本地上明慧网下载文件大部份使用上网卡，都是一年的资费。我负责给同修联系买上网卡。今年刚过完年，大部份同修的网卡已到期，纷纷告诉我网卡没有费了，我抓紧时间给他们都办好了。

一天我正要上明慧网，突然想起同修的网卡费都已用完，我怎么好几年没有买卡了，就这不正的一念，双击上网图标，点链接就是链接不上，点了好几遍就是报链接错误。因为我这个上网卡，一直上网非常快，一点就链上，这几年不管邪恶怎么封网从没有封住，很有灵性。那时，在我脑中上网就是能快速链上，没有任何杂念。

那是二零零八年，我使用的电脑是二手的，在给我之前同修已用过好几年了，速度相对慢一些，因为我需上网办好多事，速

度太慢耽误时间。一同修就建议我跟身边刚建资料点的一老年同修的新电脑换一下，因为这位老同修光做资料，不上网，旧电脑就行。一天，我跟这位老年同修说明了情况，老年同修很痛快的答应，这样电脑和上网卡一起换过来了，也就是这个上网卡从二零零八年一直使用到今年，近四年的时间，非常的超常。就我这不正的一念，就把它淘汰了，太可惜了。就是说修炼是严肃的，时刻要保持正念。

反思一下就是我当时起了欢喜心、显示心，被邪恶钻了空子。

三、修机器，先修心

前几天一同修的打印机坏了，让和我熟识的一同修告诉我，她的意思是她的打印机坏的毛病我不能给解决，言外之意是让我告诉我地精通技术的一位同修。这位同修还有常人工作，再加上做证实大法的工作，确实挺忙。前几年看到他这么忙，我才在维修方面注意往心里去了，他修机器我认真看、学、记，现在打印机出现毛病基本能解决，减少了同修的压力。我想去看一下，我能解决的就不找这位技术同修。

那天我过去敲门，开门后这位同修一看是我，就说了一句：是你啊！我还以为是那位技术同修。我说：那位同修太忙，我们能解决的就不要找他。当时我心里不舒服，但没有表现出来。说话间这位同修就把打印机拿出来了，我问是怎么回事。她说：那天打资料，打着打着忽然机器就断电了，再开机就打不开了。她说：可能是电源坏了。我说：电源一般不会坏，可能是主板烧了，因为当时手里没有主板，需联系进主板。我说等进主板再来换，这样我就走了。回来后我把这个情况告诉技术同修，他说的和我说的一样，建议我换主板。

时隔几天主板已进来，我去她家给机器换主板，主板换上后，打印机有电，显示上、下灯交叉闪十下，这个毛病是打印机

济非常困难，手里就二十五块钱。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孩子，心情很糟。满腔的怨恨，使他的脾气变得很暴躁，常常打骂孩子，自己身体又不好，天天睡不着觉，简直快崩溃了。我和丈夫看他太不容易了，就让他住到了我家，把母亲也接来共同照管孩子。我们一起生活了三年多。

那几年我们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丈夫失业，女儿上中学，又多几口人，家庭的维持基本靠我每月的工资。常在一起生活免不了有点家庭矛盾，小孩子淘气，丈夫烦时也发牢骚，我就怨恨他不体谅别人。怎么平衡这些关系，我心里也很苦。

此时师父的法总会打进我的脑子里：“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1〕苦的时候虽然还乐不出来，但总能感到师父在慈祥的看着我，盼着我修好。一想起师父，我从里到外就能平和下来了。以后我要求自己努力做到无怨无悔，体谅他们。生活上关心他们，慢慢的我们的家庭和睦了，身边的家人都夸赞我们，父母说我这样比直接孝敬他们俩老人都让他俩高兴。他们都陆续明白了真相，其中也包括我弟弟单位的人、我们的邻居和我单位的人，都夸赞说：“这姐姐是真不错，帮了弟弟的大忙。”有的干脆说，电视里说炼法轮功的不管家，无情无义，怎么她就不是这样？你看这炼法轮功的姐姐做的多好！你弟弟可沾大法光了。邪恶的宣传不攻自破。

弟弟爱喝茶，陪他喝茶中把在大法修炼中体悟到的美好细雨润无声的滋润他的心田，弟弟变了。从此脸上有了笑容有了朝气。

记得一次我在发正念，弟弟进来了说：“我也想打坐，我坐这行吗？”我说行，等会儿我教你，你先静下来等会。他坐在我对面，一会弟弟说：我看见你在一个光圈里坐着，周围雾蒙蒙的。我不想让他打扰我发正念，就轻轻告诉他等会再说。等我发完正念，弟弟告诉我，他一坐下来就看到我在光圈里坐着呢，还

同事，我寻找机会耐心的再次给他讲真相，我告诉他说：告诉你这些没有别的意思，纯粹就是为你好。以前我很自私，有意无意的伤害过你，真诚的向你道歉。中国人讲缘份，我相信缘份，更珍惜你我的缘份。古今中外都说这是个特殊时期灾难越来越多。老百姓过日子不就图个吉利、平安吗？你有信的自由，也有不信的自由，谁也没有权利逼你，但你有追求平安的权利，古话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告诉你这些，就是为了结个善缘。他听完这些，若有所思，终于点头了。

头一天中午，我正在宾馆房间打坐，同事敲门进来说：他很烦，想进来坐会儿。我示意他随便坐。这位同事就是被单位安排暗地监视我的。我仍在优美宁静的炼功音乐中炼功，我双目微闭静静的打坐，一会传来同事的抽泣声，他被慈悲祥和的能量场感动了，难过的哭了，象个孩子似的对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直想哭，我太失态了，你千万别多想。我就感觉你太善良了太太好了，我以前做的事情太对不起你了。我告诉他说，大法音乐中有慈悲的能量，大法弟子修的是慈悲，无私无我，你在这个场中，是这个慈悲的能量场触动了你心灵的深处，所以你会感动，这就是大法的超常。

快吃午饭了，我们一起到他的房间约另一位同事一起去吃饭。快到十二点全球发正念时间了，我说我在你们房间炼会儿功再去吃饭行吗？他俩都说可以，另一位同事说你放心的炼吧，我们看着门不让服务员进来，我祥和而坚定的单手立掌，清理北京和周围的空间场。看到这一幕，另一位同事兴奋的说：你看她真的像菩萨，就差拿个拂尘了。

这天我体会到了一点慈悲的内涵：你的心是纯净的，你的空间场才纯净；你的功是纯净的，你周围的人和物也是纯净的。

家人的改变

弟弟的婚姻很不幸，孩子不到两岁他们夫妻俩就离婚了。经

最厉害的一个毛病，需主板和墨头同时换。换上主板，为了排除这个错误，得从新再换主板和墨头。我把情况告诉这位同修，看得出这位同修心里很难过，因为一个主板二百八十元、墨头是三百八十元，同时我也看出同修有对我不信任的心。紧接着我回家又从新拿了一块主板和新墨头，回来换上，仍出现上、下灯交叉十下，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毛病，一般这个错误从新都换上就好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我这有问题了。

在法中师父告诉我们：“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二零零九年华盛顿DC国际法会讲法》）我还经常和同修切磋说：机器坏了先修心再修机器，怎么到我这就不会用了呢？回家后我认真学习了师父的最近讲法，认真向内找。同修对我不信任是不是我不愿听不好听的话，愿听好听的话，有爱面子的心。同修有瞧不起我的心，是不是我也有这样的人心，同修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这些心。认识到就应去掉，我发正念彻底清除这些不好的人心，清除干扰打印机正常工作的一切邪恶，不允许邪恶利用我还没有去掉的人心干扰同修救人的法器。

后来我又问了技术同修，技术同修也觉的奇怪，他说这样的错误同时换上就好了。我说不奇怪，是我的一些执著心障碍了机器。后来我再去同修家，继续检查机器，发现墨车三根排线有一根被划断，换上墨车就好了。

正法剩下时间不多了，在以后的修炼中我要吸取教训，弥补不足，学好法，发挥自己的特长，形成整体，消除间隔，共同做好三件事。

突破自我 打电话讲真相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们好！

我是九八年得法的老学员，一直在从同修的心得、交流文章中受益，真的谢谢同修们！

现在师父正法已经到了最后阶段，我们都知道了救人的重要和紧迫，所以我把自己打电话救人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

我的性格有点内向，喜欢安静，不善与人交往，所以对讲真相造成了一些困难。开始时拿起电话心里就发慌、手发抖，身体周围象裹着一层厚厚的物质使我紧张的什么也想不起来，怎么也不敢去拨通电话，好象控制不了自己似的就是不去按那个键。初期的时候常常是其他同修拨通了电话递到我手上让我讲，这时我不得不开口讲（这也是对我最好的帮助），也许是师父在鼓励我，那时只要我开口讲对方就退，有几次都是讲三个就退三个。

但是等下次再打时，还是心慌什么也想不起来，就是不想打，我就控制自己，告诉自己要放下自我，然后再鼓起勇气拨通电话。其实我能感受到每打一个电话，师父都会为我消掉很多不好的东西。

有一次一个青年男子接电话，我给他讲完一些真相后，问他是不是党员，他很不友善的大声说：“我是党员怎么啦，你讲啊，讲啊，怎么不讲啦？”我感到有些委屈但没被带动，我平和的说：“我是可以帮你退党，但是还需要你同意才有效。”他说：“你到底有什么目地？”我说：“目地很简单，就是让你远离灾难保平安，而且还不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这个化名仅仅是代表了你要退党的心愿，从此你却得到了神的呵护，因为头上三尺有神灵，神只看人心的。你愿意退党吗？”他一下子变的很友好，有些激动的说：“愿意愿意，谢谢你！谢谢你！”挂断电话后，不知为什么我的身体开始发抖，包括牙齿、手、脚都剧烈的颤抖，一直持续了大概有两分钟时间。我想那次师父一定是给我清理了很多不好的包裹我的物质，因为自那之后，渐渐的我打电

在单位里，我比较注意自己的言行，时刻记住自己的表现代表的是大法弟子的形像，工作中任劳任怨，看淡名利。生活中关心同事，所以很多同事愿意和我聊天，在轻松的谈话中我把大法的美好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祥和的气氛中听真相，清除脑中中共媒体的毒害，选择美好未来。

记得有一次和一位艺术领域的导演讲真相，他时间很紧在准备排练，他是个性情中人，有点放荡不羁，礼貌性的打过招呼之后，为了尽快找到切入点，我在纸上写下了一句话“君不闻修身养性出戏品”微笑着递给了他，他看了看点头笑了笑。随后几天里我找机会给他讲了真相并赠送了神韵晚会光盘。他非常赞同大法，这个人性格很幽默，此后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并同时双手合十。

另一位导演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是我以前的老师，我智慧的告诉了他我修大法了，他说他对大法弟子印象很好，并给我讲了他曾经拍过诋毁大法的电视，大法弟子如何找到他善意的告诉他大法真相，他对大法弟子的和平理性行为非常敬佩。我们聊了很多，从古到今、中国现状到人类道德，交谈中他对我赞赏有加，说原来在学校很不显眼的女孩子如今很有见地，这样有思想的女士不多见，我直接告诉他是因修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我赠他《九评共产党》光碟，并简述内容。他高兴的收下，还让我把光盘赠予他的朋友们，他的朋友们愉快的接受了，并对我表示感谢。

和一位同事讲真相，这位同事是我的同学，但是他对大法很排斥，因为以前我俩产生过矛盾，虽也交往，但心里总有一点隔阂。因此我与他说话总是很小心，修大法后，我主动化解矛盾，工作中很配合他，私下里我也很尊重他。我多次劝他“三退”都未成功，他认为我搞政治，和共产党作对，吃饱撑的没事干了等等。我很是苦恼。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去北京出差，其中有我这位

这万古机缘，不管我修的怎么样，重要的是把自己在同化大法中升华了的哪怕是点点滴滴记录下来，留给未来，让众生看到师尊的伟大、大法的超常。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多么幸运。

我自小体弱多病，月子里没有奶水，着急上火，严重失眠，被病痛折磨的感觉自己大脑时刻处在崩溃的边缘，医生诊断说我得了“高度神经衰弱”，抑郁症。那时心情低落到了极点，我的世界充满了黑暗，大脑紧张的要死。我变得多疑、狂躁、恐惧、自卑，稍控制不住，我就象疯了似的，要么天天迷迷糊糊的象做梦一样，失魂落魄，什么都记不住，像个活死人。

家人带着我跑遍了所有的医院，一把一把的吃药，也没啥效果，后来又得了甲亢，眼珠子往外突，人越发的骨瘦如柴，上楼都感觉吃力，承受到了极限，多次产生过轻生念头。每当想到年幼的女儿没有妈妈了，还有一天到晚在照顾我的二老双亲及期待我好起来的同学，更有年迈的奶奶在病中还在关心着我，还有兄弟姐妹为我的付出，这么多根绳子拴着我，再受不了这种痛苦也无法解脱出去，只有咬牙坚持活着。我抱怨老天对我不公，我又期盼有一天神来救我。就在这种身心痛苦中，挣扎了八个年头。

得法修炼

我女儿朋友的妈妈炼法轮功，她看到我病弱的样子，就让女儿告诉我炼法轮功能祛病健身，还让女儿给我带回来一本《转法轮》。我抱着治病的心走入了修炼。随着不断学法、炼功，我一点点的减少了那些镇定药，心情一天天的好转，没几个月那个可怕的抑郁症阴影消失了，其它的病也不翼而飞，我象换了个人似的，充满阳光、充满活力，过去吃药吃的多，满脸是雀斑，现在脸上光光的白里透红，没有皱纹，连身边的同事都说我越活越年轻、越漂亮。我心里那个高兴啊，想着我有师父管了，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话就比较平静了。

在打电话中很多执著心都会暴露出来，怕讲不好丢了面子，怕对方冷漠、谩骂丢了尊严，怕对方不听浪费自己表情、尴尬，还有欢喜心、显示心、色欲心、妒嫉心等等。但是后来我觉得能及时发现自己的人心再去掉它真的很好。

一次晚上打电话，打了很长时间，只有开始先打的两人退了，其他人态度也不差，可就是不退，还挂电话。我心想：“这么好的事怎么不退呢？是不是我有求三退数量、证实自我的心呢？”停下来我静静的设想：如果我今天给很多人讲了真相，却没有一个人三退，心里会怎么想呢？想了一下才发现自己确实感到：很失望和很没意思！这就是证实自我的人心。

当时我背了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的一段法：“当然不讲这些宇宙规律了，就说慈悲是正神的一种特性。不是说我想做点好事就是慈悲，那心血来潮喜欢什么才那么去做，那不是慈悲，那是出于你个人的喜好。低点说，是执着。真正的慈悲是没有任何私心在里头，对谁、对众生都是用正念看问题，都是慈爱的。”

师父的这段法瞬间就清除了我那想证实自我的人心，我的心胸一下宽广起来，对众生生起一种慈悲的心，讲真相的基点也一下扭转过来，我感到我将要面对的众生无限的多，我要赶紧给他们讲真相，就是让他们找回自我，不再迷失，因为他们都是他们巨大体系的代表，使命重大啊！我带着这种慈悲赶紧拨通了最后一个号码，这时那种隐藏的希望别人快点退出来、证实自己的心，那个追求数字的概念已经离我很遥远，我感受到很强的慈悲的能量场。这慈悲心是师父给的。

我说：“你好！晚上好！打搅你是想给你说一件重要的事情，现在天灾人祸很多，大家为了保平安都在顺天意做三退，已经有一亿多人退了，请问你曾经入过党吗？”他说：“入过

团。”我说：“团员也在三退之中，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帮你取一个化名就叫‘小波’，波涛的波，你记住这个化名，我帮你用‘小波’这个名字声明退团、退队，好吗？”他说：“好。”我说：“你一定会见证我这是为你好的。我再送你一句吉祥话，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会为你带来无限的福分，好吗？”他说：“好，谢谢。”

真是很神奇，自从那个电话我把讲真相的基点转了一下，转成对方需要我的帮助，或者是师父的帮助，后来再打电话我就从畏难的被动打变为热心的主动打了，以前每次都会感觉难和很不想打的心从根本上消失了。

“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是师父的精心安排和帮助，还有周围同修的鼓励和帮助，我才突破了那个自我，放下了很多人心，才做到了我想要达到的状态。当然我更需要努力学好法、发好正念，向内找修好自己，做到救更多的人，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

我常常想能接到我电话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缘的人，如果他态度不好或者怕心较重就是听少了，只要他愿意听，我就抓紧告诉他为什么要退党、怎样退，要了解大法真相才能得救，告诉他也可以找其它渠道退，但一定要赶紧退。只要愿意沟通的人基本上都会退。

现在明白真相的人很多是几句话就退，不要我讲多。前些时遇到一个中年男子，我才讲一点他就果断的说：“简单点说。”我说好，就省了一些又说了几句，他又说：“再简单点。”我说好，又说几句，他说：“再简单。”我说：“你是党员吗？”这回他说：“是党员。”我说：“那我帮你用化名退党，化名就叫某某好吗？”他很爽快就同意了。我想这也许是师父点化我，讲真相的思路和语言要作些调整了。

我在打电话过程中发现很多人真的很善良，就等着得救，就

象我是他的亲人一样信任我，我说的他们都愿听。

有一个小伙子，我给他讲了三退的意义后问他是否是党员，他诚恳的说：“我只戴了红领巾，可是我不相信这些。”我说：“不相信不是你的错，是共产邪党宣扬假的无神论欺骗了你，它说没有天，没有神，骗你加入时却要你举手宣誓，你宣誓时明明说要把生命献给它，为它奋斗终生，它却说不用退都会自动退出，其实就是没退，还是它的成员。”这时他问我说：“你多大了？”我说：“四十多岁了。”他很快就说：“大姐，我听你的。”

当然还有更多的人还不明真相或不完全明白真相，还需要加大力度讲真相。打电话劝三退能弥补面对面讲真相中的不足，我觉得的是很好的一个项目。此时很多淳朴、善良的声音在耳边回荡，真的不想让象他们一样善良的更多人错过得救的机缘。国外大法弟子毕竟比较少，如果国内更多的大法弟子也打电话讲真相的话，会为众生提供更多的得救机会，同时听真相的人多了，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形式，会鼓舞更多的人做到敢听、敢退。这只是我的一点想法。

我文化水平不高，第一次写稿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出。

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沐浴在大法中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

各位同修好！

法会是大法弟子的盛会，是师父为我们大法弟子开创的一次整体提高的机会，可谓偏得。前几次法会也想参加，可总是被人心阻碍没有写成，错失了一次次的证实法的机会。今天我要珍惜